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七編

偵探小說

一萬九千磅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簡易修身課本

一册 一角

簡易國文課本

二册 二角四分

簡易歷史課本

一册 一角

簡易地理課本

一册 一角

簡易數學課本

二册 三角

簡易格致課本

一册 一角

以上課本六種。均極簡要淺明。凡貧寒子弟。過時失學。或雖當學年。而迫於生計。須兼營他業。不能受完全之教育者。最爲相宜。書凡八册。定價不及一元。一年即可卒業。於立身之道。應世之用。亦得粗知梗概。誠足爲教育普及之助也。

一萬九千鎊

第一章 用氣

東葉方讀世界青年傳。忽門鈴鏗然急納。諸囊一偉丈夫已昂然入。問曰。若主在此否。對曰。先生然。曰。余欲去一齒。曰。唯。請少坐可乎。言畢。授以新聞紙一葉。藉資消遣。自入內室。告其主曰。先生有欲去一齒者在。

牙醫時方諦視窗外。有倦狀。渠素閒暇。每藉芬勃獻技場之景。以解愁。景雖可賞。而積多生厭。亦自然之理也。其兄所居相去不數家。門首一小銅片。顏曰。王立醫學校。李亞勝專治一切外科雜症。

東葉爲二人公共之侍者。雖二主一僕。頗爲不便。但以節費。故不得不然。二人景況。近尤甚。入不償出。積資且竭。房租久負。債主盈門。而病者幾絕跡。牙醫聞東葉。急曰。其導之入。

東葉入。牙醫曰。晨安。客曰。晨安。君得毋爲李介爾先生乎。曰。鄙人是也。曰。

余見之於鐵絲簾上。別有牙醫二字。曰尊齒有恙耶。曰余欲去一齒。曰請坐此可乎。

曰但汝簾上尙有專治牙症毫無痛楚數字。曰然。曰余亦欲如此。曰君謂用氣。

此氣想指

淡養氣淡養氣一名喜氣吸之則醉知覺盡失痛癢不知但不久即醒

耶。曰余欲去余齒而不自覺耳。曰無痛楚者即

此法也。曰先生今請拔之可。曰尙請少待。曰何故。曰余須召一醫士用是氣。曰汝自不能用耶。曰否。不恆爲之。曰召之須待久否。曰否。此醫去此僅數家耳。曰然則可也。曰但余尙有所告。如用此氣須外加半鎊。曰唯。設誠無痛楚。索余一鎊亦願之。錢之一物余殊不計。

牙醫聞而細味其言。乃呼侍者語之。曰詣亞勝先生。問其有暇否。告以病者在此待其用氣。

未幾亞勝至。與客寒暄畢。備器械將試之。客曰用氣後失知覺若干時。曰一分鐘而已。於此時間齒卽拔去。曰無害否。曰否。曰室內頗溫暖。余欲解外衣可否。今日余行路甚多。蓋余詰朝將返美。而齒頗痛楚。是以至君處去之。曰今請坐此。驚曰噫噫。

曰氣耳。用訖。醫呼其弟拔齒。牙醫持鉗欲下。忽驚呼曰有變。有變。亞勝疾。

渠方呆立窗前。若有所思。急問曰。何爲。反顧見客面色大驚。攫杯水灑其面。已無救。解其衣而諦聽。呼弟取白蘭地酒。注其口。亦無濟。解救移時終不少蘇。

牙醫面無人色。既而其兄曰。扇戶。扇竟。渠已飲白蘭地酒一杯。斟一杯授其弟。曰。死矣。余兄弟之不幸。抑何至於斯耶。弟曰。然則如何。兄愴然搖首。弟曰。可呼警察否。曰。此何用。曰。此固亦尋常事耳。曰。尋常恐未必一入警察手敗矣。曰。能免否。曰。毋躁。姑俟。余思之。曰。已得之耶。曰。此固易耳。曰。何策。曰。芬勃獻技場夕間。極冷靜。靜否。曰。然。曰。然則拋之於彼可矣。曰。可畏哉。曰。設否則警察將獲之於此。殆矣。殆矣。曰。唯。

第二章 搜券

弟曰。曷不車載以歸。兄曰。汝欲喪若元耶。弟曰。然則曷置之。兄曰。今當置於此。樞是爲至妙之方。余將繞至余室而遣東葉歸。必使於此事無所知。弟曰。渠於五句鐘去。兄曰。五句鐘且至矣。今必令目覩室中之無人而後去。渠去則余來。於是藏尸櫥中。

而遣東葉去。

去後兄詣弟室。扃門甚固。乃曰。介爾余已熟思。拋尸終非善策。今試求其姓氏而送諸其家。弟曰。危否。兄曰。自然。惟不得不冒險。今晚可移諸階前。弟曰。汝意如何。兄曰。如渠所居冷落。亦易事耳。首僱一車。遣園人購雪茄乘暗納尸於車。尙何妨耶。弟曰。但渠云詰朝將赴美也。兄曰。吁。姑搜之。視能得其寄宿所否。

於是啟櫥出尸。囊中有至美之船票。一紙書數封。面均書曰。寄勞勃之雅納旅舍。呈紐約屠佐治。啟然則渠抵英後。可知久寓勞勃。寄書者爲律師羅立蛟。寓立佛街。徧讀其書。乃知屠有姑甚富。羅爲經理產業。姑死無裔。產當屠承。屠既獲耗電達羅。令悉貨遺產。既又一電。則屠自至矣。一書。疇昔所寄羅招屠領一萬九千鎊之巨款。所指之時。爲今日下午二句鐘。弟兄相對無語。以赤貧之夫。暴聞巨款。自應如是也。俄再搜。但獲英金數鎊。美洋數元。及車站衣篋之憑票二紙而已。兄睨弟微曰。一萬九千鎊。弟兄相視。仍無言。

俄乃細按其衣。冀得秘囊所在。久而不獲。弟曰。想在篋中。兄搖首曰。否。曰。然則在旅舍耶。曰。否。再搜於腰際。得一錢帶。解之中。似有紙。取出。十九紙。皆銀票。票金千鎊。以如許巨款。彼弟兄夢中。或一有耳。初何曾望有此一日也。

默然良久。弟曰。此幸福也。兄曰。屬余二人者。弟曰。有跡。此票者乎。兄曰。必計禦之。弟曰。何計。兄曰。余方思索。曰。得否。兄曰。此船票。購自倫敦。船中人諒不之識。曰。如何。曰。渠擬自博老街至歐史墩。然後詣利物浦。登舟。弟曰。如何。兄曰。任渠去。可。弟曰。兄究何指。兄曰。介爾。今有二途。一途誠而貧。一途須少經勞苦。然一萬九千鎊。可望。弟曰。但汝云任渠去。何也。曰。或汝或余。僞作渠而赴美。弟曰。是無用。兄曰。其用甚多。曰。何用。兄曰。有二大用。一此厭人物。必去之一。設僞作渠而赴美。則他日其家屬訪尋。英可無事。曰。然。兄曰。一人赴美。則其他易鈔爲金。弟曰。噫。兄曰。余膽較壯。不如爲旅客。客尸可分置二巨篋。而投於海也。

第三章 載篋

兄斟白蘭地一杯曰我弟其飲此然後冠而出僱一街車至什物肆購長約三尺之舊篋二反後扣門者三誌之誌之母忘三扣如是余方知來者爲汝當汝去時余即留此摒擋一切

其弟去渠卽收拾良久旣畢客尸已不知所之地上惟餘六包均新聞紙所裹其一頗巨餘均甚小其衣不染點血可云敏矣

俄三扣有聲兄啟之而弟入兄曰任余藏尸汝其詣車站領其二篋小則僱人負歸巨則賃車載之其憑票在是

弟去渠乃以六包一一納篋中堅扃而後納鑰於碑囊及弟返相將搜篋衣履之外無他物兄曰介爾此等物不數日當盡在海底無復可以蹤跡矣且其船票爲二榻之艙行事豈不更易弟曰余恐兄曰何畏之有我輩何曾故殺待余旋英銀屬爾我矣弟曰但余終懼兄曰余知汝懼之但反思汝妻汝幼子愛德此舉於彼二人殊有益也弟曰余知之余知之兄曰汝其母復念已往當味將來之樂境頃事勿置於心

斯可矣。弟曰：唯唯。兄曰：船起行於利物浦，一止於后鎮，閱二星期，可復相見。願汝於余未歸前，易鈔爲不易蹤跡之物。弟曰：何法？至銀行耶？兄曰：否。否。恐汝一面行夥，將形跡畢露矣。弟曰：然則奈何？兄曰：汝可易姓而購穩妥之股票，如鐵路股票之類。他日以股票易現金，虧數金耳。弟曰：唯唯。兄曰：介爾其歸，若婦待汝久矣。慎毋一洩，亦勿驟與多金，日稍增與則渠且謂若業日進。弟曰：但汝兄曰：今夕余舍此。弟曰：但汝能睡耶？兄曰：自然。生人猶可畏死者，曷足懼？余必能熟睡。弟曰：詰朝余必早來。兄曰：其母然。余願若一切如常。余今將扁門出半時，許備舟中應用物，然後臥。汝巨椅中弟曰：卽渠死於其中之椅耶？兄曰：亦何妨？詰朝再晤。弟兄分途自去。

翌晨，一車載四篋，至歐史墩車站。李亞勝乘火車，逕詣利物浦。旣登舟，留二篋置艙中。餘二篋盛衣履者，則雜置貨艙中。房艙中別一客已先渠至，面壁熟睡，鼾聲如雷。距登舟不移時，舟已蠕蠕動，徑指后鎮去。

第四章 破謀

屠佐治之姑富有田產倚租金以爲生爲經理者律師羅立蛟也羅掌此已二十載頗爲屠姑倚任欺婦老不知事攘取頗多婦但知獲金自養殊未嘗一視其產其產本值五千鎊歲入可獲二百五十鎊而據地殊佳加以與新築鐵道近於是其值益增至今所值計二萬鎊歲入千鎊律師報婦仍二百五十七百五十自取之婦亦不知也。

婦死乃大戚既知承遺產者遙在美洲不覺轉戚爲喜蓋設渠電令貨產如僞報所得僅五千鎊逕寄美洲則事竟而一萬五千宛然囊中物矣乃作書告屠屠反電令貨產渠乃大喜以爲所望必遂及得電謂屠已首途不禁蹙額久之嗒然若喪魚已在釜而人攫之坐失七百五十鎊之歲入其當日之狼狽可想見矣。

積懼成惡乃深恨來者然猶有一綫之望焉則屠或鄉愚無知必不能斤斤於遺金然屠佐治來矣而并此望亦失之屠佐治精明強幹雖羅亦自嘆不如不五分鐘已悉破詭謀。

屠曰。律師。我姑殊易與。但余豈我姑比。羅曰。若敢恐余耶。屠曰。爾我但真言。毋須曲折。余未言汝劫我姑。羅曰。劫耶。屠曰。然。余未言汝劫我姑。但願汝勿復劫我。知否。屠言際。兩目注視羅。羅知其盡悉箇中事。不復敢欺。貨產得二萬鎊。去雜費餘金萬九千。當交割時。羅心幾碎。亦無可如何矣。

屠以紙幣納腰際。顧羅曰。羅君。承助竟事。感謝無盡。曷小酌以舒懷乎。二人詣大東旅舍飲。飲酣。羅忽止杯。如有所思。默念必得一萬九千鎊而後已。

屠問之。羅急掩曰。實無所思。思我酒耳。屠曰。購船票之所安在。附近有之否。羅曰。安頓街有之。去此殊近。余偕汝可。屠曰。若然則尤感。此處街道較紐約尤繁雜。殊不便他鄉之客。屠付酒資。竟啣雪茄一支。逕指安頓街。羅曰。若仍寓雅納旅舍耶。屠曰。然。今夕余寓彼。翌晚在海面矣。

二人入購票所。船僅餘一艙容二人。屠購其半而出。律師曰。余擬返矣。君欲何往。屠曰。一齒甚痛。欲令牙醫拔之。然後返寓。巨篋已交車站。彼處尙遺一小裹。羅曰。然則

君由斯途。再會再會。願君安抵美洲。

二人握手道別。然後分途去。屠既去後。羅反至購票所。曰。敝友已易念。渠欲得全艙。請售以別楊之票。曰。唯。

律師得票。欣然出。噫。渠亦赴美耶。否。舟離利物浦。後首抵之埠。卽登陸矣。埠卽后鎮。故渠擬於后鎮登陸。返倫敦。并望此時囊中增紙幣十九葉焉。

第五章 改裝

羅立蛟思。所以斃屠。佐治良久。不能得。設以手槍。則人且聞而驚愕。相率奔視。艙中將資之。不得而陷於獄。頓憶某肆。似有小刀一柄。銳利無比。急詣肆視之。果在先。試以髮繼試。以紙知其可用。欣然購出。惟望屠離利物浦。後熟寐榻上。此時剗刃其項。亦易事耳。且刃鋒至利。呼援不及。舟中人必無覺者。即作微聲。他人亦決不置念。設屠不卽熟睡。一躍而視。以怒目示以利刃。必驚訝無措。欲聲不能。然後急刺其心。亦無害也。然終不如乘其睡耳。

知舟離后鎮。卽直指美洲消息。至英之前。卽可易鈔爲金。故於后鎮登陸。可免後患。且尸之發覺。必在舟離后鎮之後。發覺之際。必全舟鼎沸。及舟醫驗。竟去英已遙決。無反航之理。蓋旅客數百。豈肯爲一人之被殺。遽捐時日耶。

羅髮本微禿。恆飾僞髮。今則擬易其色。俾他人見而莫識。聞某街有僞髮肆。製作至工。驅車詣之。購赤色之僞髮。臨鏡自顧。驚喜萬狀。肆主以爲俳優。問曰。君欲染若眉。以肖此髮乎。羅頷之。肆主與以形似白石粉之赤色物一條。羅持而呆立。肆主笑曰。請坐。汝猶稚耳。任余爲之。

羅坐。肆主以赤色物塗其眉。梳刷良久。羅對鏡再視。益驚。付資欣謝而去。至衣肆。購淺色衣一襲。及軟冠一。蓋渠三十年來所服。恆黑而冠必堅也。更衣自顧。竊意鬼神而外。誰復能識。不惟是也。當其在火車時。突失其領。遽得寒疾。及登舟。語聲已改。不似前之清且銳矣。

入艙。幸屠佐治猶未至。急面壁臥。俾入者但見赤髮而不得一覩其面。俄頃屠佐治

至矣。但不敢轉身一視。恐萬一計敗也。

夜半聞渠作倦聲。滅火而寢不一刻。鼾聲作矣。時機至矣。寢者恐將長眠矣。舟抵后鎮。尙需三時。殺十人。猶有餘暇。況一人乎。羅立蛟。肺葉相擊。震震然。摸索至戶。扃之。握刃奔屠佐治。

第六章 暗殺

屠佐治未至前。羅立蛟已徧視艙中。默識諸物位置。故奔睡者時。未嘗觸物作聲。取一巾摺疊而握。以左手諦聽鼾聲。所自乃得其首所在。急以巾掩其口。利刃亦同時下。睡者呻吟一聲。震然一動。去世界而長往。

羅木立片刻。惟以一萬九千鎊自慰。尋卽捻電燈之機。一室頓明。幸無血跡。但右手已染赤血。不得不一濯之。乃注水盆中。濯而去之。念如覆死者之首。則舟子見之。且以之爲熟睡發覺。可以益遲。

忽憶屠曾云。醒與睡。余決不解余之錢帶。然則鈔必猶在帶中。乃解衣視之。噫。渠未

東錢帶羅訝甚。退坐已榻。思索久之。以爲必在篋中。旣於死者褲囊中獲鑰二。首啟一篋。中惟一巨裹。繼啟他篋。中有四裹。甚長。一裹頗類巨球。取一長裹出。觸之頗柔。握裏之。之新聞紙而上。舉則紙自脫。而內物墜地。噫。一人臂也。羅立蛟視之。幾失聲。坐地大愕。尋念此必屠佐治所謀殺於倫敦之人。特攜之於舟中。以冀乘機投海者。然則屠之被殺其罪所應得耳。屠殺人而天復假手於余。以懲之耳。

旣念及此。羅膽稍壯。加以實不肯得一萬九千鎊而罷。乃一一徧解圓裹爲人首。惜血跡模糊。面目不辨。及啟巨裹。又不禁驚退。草草反納篋中。扃之心乃少安。

突見尙餘小皮囊一。視之。啟閉無須鑰。啟而視之。巾領衫襪外無他物。又不禁失望。坐而思索。忽聞嗚嗚數聲。則舟抵后鎮矣。乃念屠必預解錢帶交船長。以備不測。不禁自嗟。命薄殺一人而無所得。亦何冒險爲。

正尋思間。忽叩門有聲。急墜死者之帳。啟門視之。侍者也。曰。先生欲寄信件否。羅曰。能登陸否。曰。能。但勿逾一小時。羅曰。甚佳。余欲登陸。曰。請疾。闔五分鐘。小艇行矣。

羅急冠履竟。捻電燈機使熄。忽忽而出。潛投小刀於海。頓念睡者每匿珍物於枕下。重入。復使燈明。插手於死者枕下。則固無所有也。突見死者之面。不覺驚退。蓋死者之面。渠未之前見。今始見。非屠佐治也。然則誤殺耳。

第七章 凶逸

羅立蛟。安然抵陸。潛伏以窺。既聞鳴然一聲。見巨舟乘波逐浪而去。不禁私心慶幸。乘火車返倫敦。傍晚掩入辦事所。免衣冠。去僞髮。雜煤塊作一包。潛投倫敦橋下。以煤重。故墜而不浮。事竟而反。懊傷不已。

默計所遭。卒不能度其所以當其就途之際。竊意一萬九千鎊已爲己物。時方儲諸外府。殺一人以取之。其勞猶反掌耳。孰知易髮改裝。血染人項。而其結果亦惟一無所獲。徒呼負負。設殺人而富也。雖他日終不能幸逃法網。爲渠計。猶可謂得今恐不免於大辟。而所望卒未一遂。其失計甯非甚耶。

然其惡念所在。仍不離夫一萬九千鎊。每自問舟中客誰耶。篋中人又誰耶。惜當時

驚愕之餘。未敢審辨面目。否則亦何難乎疑竇立解。反思所遇之屠佐治。得毋非真耶。然則彼一萬九千鎊者。可不與而與之。爲所誑矣。但曾自渠得證書數紙。安得非真。以諸端細推。則屠佐治必尙在倫敦無疑。

正於此時。一倫敦人倚窗而立。目注芬勃獻技場。其憂鬱一如羅立蛟。渠何所俟。郵局派信員也。其兄臨行。曾言安抵后鎮。卽發一電。但爲時已晚。果有電。當已早至。轉恐兄節電費。而報一函。但函亦無之何也。

悵然歸家。黎明急至醫室。來函仍無。不禁盡失所望。以爲其兄想已被捕。遣東葉盡購。當日各種之新聞紙。徧覓其兄被捕之消息。亦無所得。東葉見其主憂鬱不樂。盡購各種報紙。訝甚。然亦不敢問也。

至於羅立蛟。則決意冒險。必欲獲屠佐治。而瓜分其資。乃立作一札。寄英倫銀行。令將彼十九紙幣。如有易銀者。暫扣勿付。

第八章 見尸